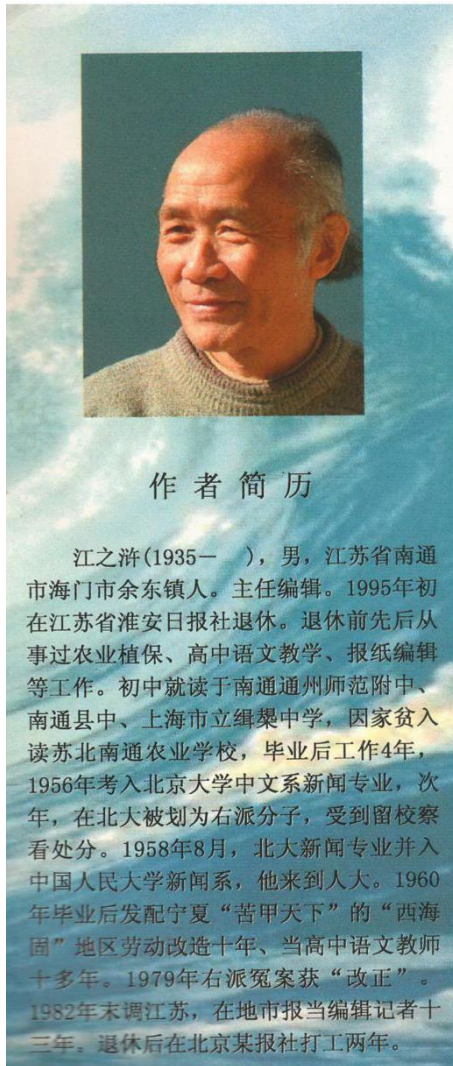


# 记之浒师二三事

## 壹 小引

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江之浒先生，2020年5月12日在加拿大去世，我是很悲痛的。给他的夫人、也是我的语文老师魏挽淑及家人发了一封唁电。其文曰：

挽淑老师，江  
汇、泓、雪诸贤弟：  
惊闻之浒恩师  
仙逝，不胜悲悼！  
几天以来，神情恍惚，一直沉浸在回忆中。之浒恩师是改变了我人生命运的恩师，数年前，我曾撰一小文记之，蒙恩师不弃，收录在自传中。恩师蒙冤受屈，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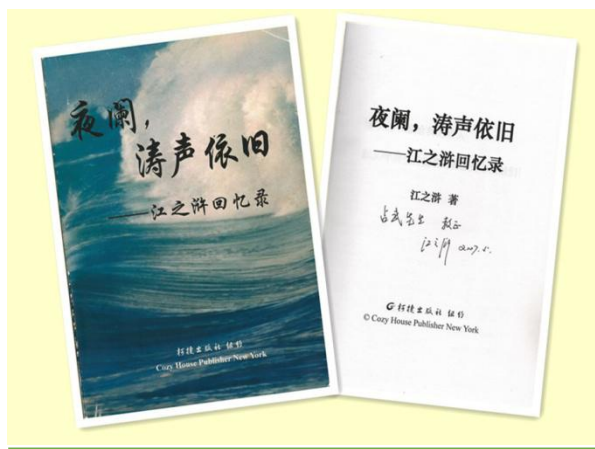


贫困的黄土地上，传道授业解惑，立功立德立言，培育了大批的优秀人才。斯人也斯德也，至今为父老乡亲所传诵。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。”之许恩师正是把文化、把读书的种子播散在黄土地从而照亮了黄土地的人！

恩师仙逝，未能见最后一面，远隔重洋，也不能前往悼念，真真人生憾事！乞挽淑老师珍摄保重，诸贤弟节哀。书不达意，聊寄哀思。海天在望，不尽依迟！

电文中提及

“数年前曾撰一小文”之事，是在2005年。那年，挽淑老师回乡省亲，途经银川。二位老师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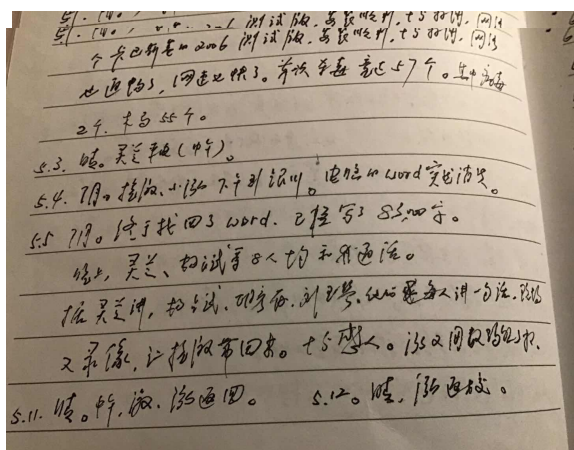


江之浒先生回忆录《夜阑，涛声依旧》及题签

银川的门生数人，借挽淑老师莅临，难得一聚。席间畅谈忆旧，大家都说了好多的话，还拍了一些照片，录了音像。挽淑老师离开银川之际，我写了一篇小文《我的江老师和魏老师》，打印，请她并面呈之许恩师斧正。那篇小文中说

过：“与江老师的故事尤其是那些细节，我还会写一些的，并渴望他看到后会还以莞尔的微笑。”

光阴何倏乎！  
距这篇小文的写作15年已经过去了，惭愧的是我未曾再写过与江老师的故事。尤可惭愧者，恩师夫妇二人自1982年离开同心县以后，我与



之许师日记片段。“5.57月。灵芝、杨占武等8人均和我通话。据灵芝讲，杨占武、胡彦存、刘玉琴，他们每人讲一句话，现场又录像，让挽淑带回来。十分感人。（江）泓又用数码相机照了相。”

他们再也未曾谋面。我在读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时，1987年初夏，访学途经南京，想着到他们夫妇工作的淮阴日报社去看望一下他们，但因与导师、同学同行，未便脱队，便写了一封信给江老师。后来，我听杜建录兄转述，江老师接信后颇为不悦，说“这个杨占武都到家门口了，竟然没有过来”，云云。我听说以后，大为惭然。如今天人永隔，想再见江老师一面是不可能的了，惆怅无尽！这里，记录几段故事，也只能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。

## 贰 江老师的口音

我一入预旺中学，就一下子感受到了这里与村上小学的迥然不同。村上的小学，老师只有一个，是名副其实的全科老师，语文、算数，包括所有的课程，都是一个人带——而且，老师是本村人，说一口本村的话。这里的老师很多，最重要的是他们来自各地，操着不同的方言或带有方言口音的普通话：

语文江老师，江苏人，苏北口音的普通话；

语文魏老师，宁夏隆德县人，陇东口音的普通话。隆德话属中原官话陇东片区，比较而言，和我的预旺话最接近。而且，在外地来的老师中，魏老师的普通话算是最标准的；

数学刘老师，四川绵阳人，我没听他讲过普通话，四川口音很纯粹——多年以后我还是很奇怪，这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先生，在京几年，竟然毫不动摇、一以贯之地说方言？

物理顾老师，上海人，他讲普通话，但他原有方言口音的顽固程度一如数学刘老师。我有时候不自觉地转动口舌模仿一下，体会他讲

普通话的时候，是不是很费力；

化学刘老师，宁夏中宁人，讲地道的宁夏中宁话。属兰银官话；

政治马老师，宁夏同心人，讲地道的宁夏同心北部片区话，属兰银官话；

语文周老师，籍贯、口音和马老师一样；

这三位老师所讲的方言，虽然都属于兰银官话宁夏北部片区，但马老师、周老师的口音与刘老师的中宁话还是很有差别。



预旺中学教职工合影，1981年5月

.....

四海之人、五方之音，他们的方言和我所在的预旺的方言差异很大。预旺话属于中原官话，后来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、任教，有十年之久，我的感觉，预旺话是最接近关中

话的。

从一个小山村，好像一步跨入了一个方言超市，所受到的冲击是可以想象的。后来，我成为一个语言学专业的学生，难道这是宿命？

在预旺中学的诸位先生中，之浒师十分突出。他教过我农业基础知识（简称“农基”）、语文、英语；他刻蜡板、办板报，油印讲义，样样都是能手。他写板书的时候，喜欢把竖笔拉得很长。

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的，还有他的苏北口音。

这一堂课，是讲《左传·秦晋崤之战》。江老师先大概说一下，秦，陕西；晋，山西。

“陕”和“山”，普通话都读为 shan，但他都读为 san，然后提高声音，并重读“陕”和“山”上声、平声的不同调值，以示区别：

san xi、san xi，记住了，能分清？

一教室的同学在下面热烈回应：

chi dao ni，chi dao ni；能分清，能分清。

[知道呢，知道呢；能分清，能分清]

“咦！”江老师似乎大惑不解。今天，课堂气氛何故如此反常地活跃？

原来，在预旺的方言中，“陕西”读为 shan xi，“山西”读为 san xi，判然有别，学生都不讲普通话，当然分得清。

待得下课，值日生上台擦黑板。他学着江老师的腔调，怪声怪气地问：“san xi、san xi，能分清？”这回，下面更是雀跃欢呼：“能分清，能分清”。有一个胆大的更是对着擦黑板的同学径直说：“你分不清，还说我们分不清！”指东道西，很明显，这里的“你”指的是江老师。

于是，全班的同学大都第一次显示出了比老师更有学问的优越感。

但是，从老师到学生，无一人不佩服江老师的古文根底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他朗读古文的神情、语调似乎还回响在我的耳边，最能够记得住的有两段：

十年春，齐师伐我，公将战，曹刿请见……

黔无驴，有好事者船载以入……他日，驴一鸣，虎大骇，远遁；

很奇怪，我每见到这几段话，都能想起江老师，如影随形，如魂附体……

江老师受过中文系的科班训练，对方言很是敏感。他会模拟预旺当地的方言俚语，特别是回族人说的有些话，比如“乌巴力”（波斯语，可怜）。但他模拟的方言词，无疑还是带着他的口音。班里有个学兄叫吕继明，他是很用功的。可不知什么缘故，有次上课让江老师逮住了，也许他还有“前科”，只听江老师一字一顿地大吼：

吕～继～明，你这个老～油～条！

苏北普通话加上当地的俗语，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。

多年过去，当时已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任教的吕继明老师，我们几个高中同学小酌，酒酣耳热之际，其中有人突然大吼：“吕～继～明，你这个老～油～条！”年近不惑的吕老师仍然尴尬地“呵呵”笑了。

江老师还短暂地给我教过英语。后来，听说英语考试是以很小的比例计入高考总分的，学校也就“抓大放小”，作罢了事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起初的几年，亏得有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政策，才不至于让我们这些落后地方的学生吃亏。江老师的英语，也是带着明显口音的，



他发“that”，不能很到位地发出[æ]，right 中的 r，也不能发成圆唇元音。物理顾老师应该也是学过英语的，有次他很有意思地问我：新西兰 New Zealand 为什么不按照规矩翻译为“纽西兰”？我们才学习 ABC，哪里懂这个？我后来琢磨：顾老师是有意地“秀”了一把他的英语。

我上大学以后，英语大吃苦头，第一堂课的测试，竭尽所能地读了几个英文单词，其中就有 that，引起老师和同学一片讥笑。测试结束以后，我追过去问英语老师此后将如之奈何，老师答复：你先混着，下一年会开日语课，你到时候从头学，总可以吧？我听了以后深受刺激。我自诩是中学时代的“尖子生”，竟然要“混着”？！从此比其他同学更加努力。可以告慰江老师的是，经过我的努力，大学第一学期的英语考试我在三个班中成绩名列第一。考试成绩 98.5 分，至今还记得。后来考研究生，英语也没有像对待好多考生一样，将我拒之门外。这也亏进入大学时受到的那次刺激。

### 叁 一筐鸡蛋

我家在宁夏同心县预旺镇西边的一个村子，名为龚家湾。同心县是国定贫困县，我们的村子更是沟壑纵横，十年九旱，环境十分恶劣，“人无隔夜之粮、畜无过夜之草”。这不是夸大其词的描述，实际情况就是这样。挨饿



预旺镇龚家湾村一带

是经常的事，没水喝也是经常的事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直至七十年代中后期，这种情况尤为突出，生计之难，超过通常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。老人们回忆，吃“救济粮”就是这个年代的事。碰巧在这样的年代，我在预旺中学就读初中、高中。学校生活也极其清苦，学生

食堂一般是学生自带来的高粱面做成的“搅团”、黄米做成的黏饭，没有蔬菜，也没有油。学校没有早餐，学生也没有吃早餐的习惯，一日两餐最靠得住的还是自带的各种杂粮面烙的饼，我们称为“干粮”。只有干粮不容易发霉而可以保存一周的。当然，在夏季，发霉也是常有的事。我每周六放学后，便步行大约三、四十里路回家，周日返校时背来下周的高粱面、黄米和干粮。

上高中时的有个周末回家，我和父亲说起了我们的老师。重点说到语文老师江之浒、数学老师刘紫裳，他们二位老师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，一个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，都是我十分敬仰的老师。我还说，好多学



我的父亲

生不爱学习，不尊重老师，还有些调皮捣蛋的家伙欺负老师。江老师威严，他们不敢造次，但在背后故意把“江之浒”读成方言的“蒋只

虎”，“江”读为“蒋”，有点儿和“蒋介石”拉扯、联想的意思，阶级斗争的年代，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；刘老师是四川人，瘦小且面善，他们就明目张胆地跟在刘老师后面学说四川话“那个”，“那个”拖着长长的语调，听起来好像“拉——羔”。

父亲听完我的描述问：“这两个老师有学问没有？”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他显示出农民式的精明和狡黠来，比划着说：“我们念书的人，就是要把他们肚子里的货装在我们的肚子里。”

我说“狡黠”，是指后来。第二天，我返校的时候，母亲交给我两筐鸡蛋。每筐鸡蛋都用麦草垫着，防止碰破。父亲交待：一筐送给江老师，一筐送给刘老师。在艰难清苦的岁月里，我知道这是母亲舍不得给家里人吃，一个一个积攒下来的。不仅如此，那个打击投机倒把的时代，老师们即使有点儿钱，在预旺公社的集市上也是不容易买得到鸡蛋的。这两筐鸡蛋我是如何一直提在手里，走三、四十里路到学校的，我现在都忘记了。

到校以后，我先盘算了一下：刘老师似乎

挽淑师评：

你们同学嬉笑“蒋只虎”，他上年纪后，相貌还真有点像蒋公呢。

好说话，我先送刘老师，然后再打算怎么送江老师。如此这般，打定注意，依计而行。我先到刘老师家，如我所料，刘老师先是惊讶，接着是认真的推辞，然后流露出感谢的表情，再然后说了一些感谢的话，把鸡蛋收下了。他没有为难我，这让我很愉快，也使我对接下来的行动增强了信心。

回到宿舍，提起另一筐鸡蛋，来到江老师家。没等我结结巴巴、可怜巴巴说完那点儿送他鸡蛋的“理由”，也完全没有顾忌我那尴尬可怜的表情，他简直就近于“声嘶力竭”地“吼”起来，“唵嗯，你小小年纪，唵嗯，就学会这个，唵嗯，不把心思放到学习上，唵嗯，学会这个……”

魏老师在一旁，看到了我实在的可怜相，好像用眼神“约束”了一下他。这下，我感到江老师稍有“力懈”。但怎么说呢？冰雹没有了，暴雨又来了，他又要和我“讨论”多少钱的事。这不是我要接的话茬，趁着气氛转缓，“天气转好”，既然无地自容，就干脆落荒而逃……

为什么我还记得这件小事？基本的原因

挽淑师评：

文甫：我反复阅读了你的文章，感叹你的有心和记忆的精准。我也一直记得这件事。那时候，江老师和我经常感伤于同学们生活的清贫与艰苦，想帮助又无能为力。江老师在十三年中每月只有三十二元的生活费；摘帽后县教育局又给定了个专科级的工资，不知他们依据什么政策……我拿实习级工资六年！虽然是文革中的几届一个样。这是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的。你想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他就是给了你钱，他都吃得不安心，因为他太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了！太知道那一篮子鸡蛋的得来不易。但愿那样的社会环境一去不复返！

有两个：我的尴尬和江老师的执拗。我想，知道这个故事，就大约能知道他的为人。如今，江老师已经作古，我很遗憾没能有一次见面，把这桩小事当成一个温馨的笑话，好好地和他玩笑一次：他会把当年“俺嗯”的愤怒变成如今“哈哈”的一乐吗？另外，我还想替我父亲辩白一下：我的父亲是1924年生人，曾读过私塾，年轻的时候还颇发过一点儿小财，做过旧时期的“保长”，算是有些文化、有些见识，用当地的话说“过过大光阴”。我小时候跟着他放羊，他一再地给我说，他的愿望是培养一个孩子去日本留学。我惊讶他的“见识”，更纳闷为什么一定是去日本留学。他说，有一次在预旺城里赶集，听一帮耆老在城墙跟下闲谈当时预旺一带两个有名的富户T和L（原谅我隐去他们的名姓）。T家如日中天，L家正在发展。耆老们一致认为：T家不行了，未来的L家将大放其彩。父亲好奇地探问其故，耆老们斩钉截铁地说：因为T家后人甚至没有读书的，L家却有后生在日本留学。这件事对我父亲的启悟太深，一辈子都萦萦于怀、耿耿于心，他就是带着这般虔诚、巴结的心态对待我的老

师的，希望我的老师能给我更多的重视和学业上的照顾。送一筐鸡蛋，不是要我混个分数毕业。我认为，像我们那样贫困地方的农民，没有人会比我父亲更明白教育的价值，更重视孩子们的读书。1979年夏，我参加完高考回家，父亲询问我的考试情况，我告诉他，经江老师估算，我是能考上大学的。他兴奋但不放心，直到有天在镇上赶集时碰见江老师。江老师十分肯定地说：“如果同心县考上一个大学生，就是你儿子，好吧？”他回家后，喜不自禁。

我的父亲也先于之浒师于2007年作古。如今，我盼望着他们能在天堂里见面，再聊一聊。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话题，可能还会是我吧？

#### 肆 英语作业本的数量

恢复高考以后，预旺中学决定要开设英语课了。师资在哪里？可能学校经过比照，还是选择语文老师江之浒先生兼任。

我一入中学，从初中到高中，一直担任学习委员。学习委员最要紧的事，是收作业。五

花八门的作业，再碰上那种拖拖拉拉、磨磨唧唧的同学，真是不胜其烦。不知何故，每门课都没有课代表，什么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英语……，收作业本的一概都是我。

该交英语作业了。作业本是纸张很薄、内页很少的那种。等到作业本收齐，我清点数量，只有两个同学因请假不在学校，没有交作业。于是，抱起来去交给江老师。

到得江老师家，江老师抬眼望一望我手中的作业，突然就阴下脸来：“多少本？”我回答：四十三本（？）。两个人不在学校，请假。

“你数！”他大为怀疑，确实，四十多本作业，摞起来只有可怜的一沓，显得十分单薄。我只好当着他的面清点一遍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看，颇似监工。最终，查验通过，他没有发现我搞“统计造假”。我舒了一口气，准备转身开步走。

你不知道江老师什么时候会突然反转，一如他的监考：如临大敌的考场中，他稳妥地在教室的过道中向前行进，他背着手，目光前视，或者仰视着天花板，慢慢地从你身边踱过去，踱过去……一切都很正常，他踱过去了，你觉



得你已经脱离了他的视线了，可以做点儿什么了，突然，他一个 360°大转身，杀一个回马枪，鬼使神差地逮你个正着。

这次也是。正当我觉得可以撤退的时候，他按下作业本的事不表，突然来了一句：你昨天干什么去了？

昨天？昨天我回家了一趟。因为哥哥结婚，好不容易赶上一次过喜事，母亲惦记着我回去吃点儿好的。我请假给班主任马占龙老师，马老师同意的。这个理由无懈可击。

“俺嗯？”他眼睛骨碌碌转了一下，又来了一次反转：“你哥？多大年龄就结婚？”“19岁。”“19岁就结婚？早婚？”半路上杀出来这一着，我无话可讲，这回他占到了理。

“哎呀，老江！”又是温婉的魏老师出马了，这回不是眼神的“约束”，而是明确的语言干预。于是乎，一场不对等的谈话结束。

出得门来，我暗自思忖：这个江老师会“读心术”？前面两个回合没有抓住我的把柄，难道是看出来我的些许得意而坚持“打压”？或许是“鸡蛋事件”让他对我反感？我一向表现还不错呀！初中的时候，他教我“农基”，有

次“农基”课，他布置同学们作试验，要求每个同学准备土豆和萝卜，挖出小坑后盛上盐水，12小时后观察它们各自的变化，结果作了试验的只有我。农基课是“副课”，课程不多，我和他接触不多，也许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。后来呢？好像没有什么过失让他不满。

很快的，我的这些想法被证实是纯属多余。第二天早晨，江老师抱着那沓英语作业本交给了我。他面露喜色，说：“你不错！”我翻开作业本看看，红笔给我了一个大大的A<sup>+</sup>。

越是年龄渐长，我越来越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：他越是重视你，就越会对你严格甚至苛刻地要求。我总是很怕他。记忆中，除了表扬过我的英语作业，还有一次是在语文课上向全班同学朗读过的我的一篇作文，对我那句“为中化崛起而读书”的豪言壮语大加赞赏。还有，是在高考结束后他喜滋滋地对着魏老师表扬了我一句：“这个杨占武不偏科！”2005年，当他收到我的那篇小文《我的江老师和魏老师》后，5月12日回复了我一封邮件：

你的文风至今未变，记得在豫中时，见到你那散文式的作文，我当时惊诧不已，

因为大多数人的作文，从小学开始，就千人一面一个模式。再改也难。你算是个异数。

如今，我能够肯定，江老师一直是对我抱有好感的。不过，他不愿意使我松懈，因而从不假以辞色。但少不更事，当时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深意。

我读过一则江苏籍名人的传记故事：晚清及民国初年，一位考了好成绩的儿子，归家的第一件事，竟是他的老子先将他暴打一顿，名曰“杀杀你的傲气”。莫非江老师的教育方法也属于老派的那一种？我远程参加江老师的追思会，在会上听到老师的长子江汇的追忆：他小的时候一直觉得爸爸不爱他。我希望这个故事江汇贤弟可以读到。这就是江老师、你的父亲。

## 伍 江老师给我开“小灶”

我在机关作文秘工作的时候，经常要草拟文件文稿、领导讲话之类；经常要使用诸如“经济社会发展滞后”“教育落后”之类的词句。

什么是“教育落后”？我的切身体会：不单是师资匮乏、教学条件差。

我上小学（一到四年级，即“不完全小学”）的时候，只有一个老师，要带四个年级的全部课程，且美其名曰“复式教学”。我觉得用“师资匮乏”来形容，显得多么苍白无力。



本文作者的小学学校。左边是教室，右边是老师的办公室。  
已坍塌。摄于2010年。

教室只有窑洞一孔，课桌是土块（方言称“胡塹”）砌成的，“桌”面用当地的石膏烧熟以后，研碎加水调匀抹一下。

没有电灯。窑洞门敞开，前半部分可借日光照亮，后半部分昏暗；如果关上门，一片漆黑。

冬天没有取暖的炉子；夏天尚可，比较凉

快。

没有教具，老师取一根树枝作教鞭，去皮、削结。加之“磨砺”日久，这根树枝变得光滑，也颇具教鞭的模样。低年级的学生用皮筋捆一束高粱杆作为加减法的演算工具——这个我也用过，很好用，教学的形象性、直接性很强。据说，还作为教学经验做过推广。

没有操场，窑洞出来，前行十来米处就是深沟；后面呢？没有后面。后面是高山陡坡，否则，窑洞无可依存……

这些，都可以说是“教育落后”。

但我理解的教育落后却不仅如此。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是：无书可读。

我在认字以后，连最初级的那种字典都没有见过。上帝为你打开一扇窗，结果却让你什么也看不见。小学、初中时期，我只从别人那里借读过《林海雪原》《金光大道》，还有几本连环画，全是无头无尾、破损加缺页的那种，我恨不得从字缝里抠出书中人物的前世今生、前因后果来。有一年夏天，正当暑假麦黄时节，奉生产队之命，驱麻雀、护麦田，而我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什么书，就如饥似渴地看起来，我

的这一举动被麻雀精准地看到了，于是一哄而上哄抢麦穗。这情景被生产队的人看见了，褒贬不一，有个人说：“装着呢！”意思是装着看书、不管庄稼。

农村里甚至很少见到报纸，如果有的话，也是在生产队的干部手里。生产队经常组织学习，除了背诵“老三篇”等语录外，有时候会学习报纸的社论。“队干”从挎包里郑重地掏出报纸，恭敬地展开，请识字的人诵读。识字的人也不多，我上小学时就很荣幸地做过一回诵读人。如今我看到山区各种“文化创意产业”项目中复原的窑洞民居，土墙上贴满了当年的报纸，我就知道这多少带有点想象和夸张。

于是，就形成一种习惯：如果在地上看见带有文字的纸片，便拿起来看一看。我的母亲不识字，她准备生火做饭的时候，往往拿着一片有字的纸片，过来问我一句：“有处用么？”如果没有用处就可以拿去做引火了。

还做过一件事：初中毕业以后，实在无书可读，就把语文课本从头到尾抄一遍。

1977年恢复高考，全国一片热腾。但传递到我们那样偏远的农村，只能说情势在悄悄地

变化。到了预旺中学走出第一位大学生的时候，学校里念书、高考的氛围陡然升温。

但问题依然存在：教材陈旧，完全不适应高考的需求；教辅书奇缺。学生们都来自穷乡僻壤的农家，自身也没有什么路子。比较而言，我还属于家境稍好一些的，搞到了一册数学书。那是上海出的一套丛书，我只得到《代数》分册，有习题、有答案。欣喜如狂地在暑假里作了一遍。我的表兄马吉福，他于1978年考入宁夏大学中文系，留给我的是一本封面为黄色、小于64开的小小笔记本，是他根据高考复习大纲作的复习资料。这很珍贵。

1979年冬，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，从县教育部门的官方渠道发来了几本数学教辅书。分到我们班里只有一本。早自习的时候，班主任马占龙老师进来了。当天的大事件就是这本教辅书如何使用的问题。马老师先训话，然后扬了扬手，挥舞着那本教辅书宣布：

这本书，啊，就归杨占武使用。啊，为啥呢？他是学习委员嘛。啊，还有呢，他是代表咱们学校到县上参加数理化竞赛的数学代表嘛！

吉福评：

历历在目。你说的那几本笔记，“笔记本”是县医院废弃医用记事本，类似于后来见到的记者采访本。在那样一个短缺时代，这些废品真是发挥了宝贝的作用。笔记内容都是高考复习题答案，复习题是江老师拟的，主要是历史和地理。那时我们好像没有怎么正规开过这两门课，江老师带语文，但为了史地也能得分，专门出了两套复习题（真是用心良苦！）。没有课本，还是从江老师那里和图书馆借的专著寻找答案的。

马老师的这个决策，让我狂喜并且记了一辈子。另外，教政治的马老师真的很“政治”，他既使我得到了这本书，又替我解了围。否则，我会成为众矢之的的。

如今，走过任何一所学校周边的文具店，各种教辅书、眼花缭乱的课外读物如汗牛充栋，鼓囊的书包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。时代确实变了。但是，有谁能够理解我们当时对待书的感情，还有得到一本教辅书的感动呢？

我要说的最感动的事，当然是本故事的标题：江老师为我开小灶。

也是 1979 年的冬天，一个很寒冷的早晨，江老师迈着他一贯急匆匆的脚步来找我。他总是走得那么急。见面之后，塞给我几页稿纸。我打开以后，发现是依照复习大纲亲手抄写的一些专题的答案。密密麻麻，工工整整。

我意识到，这可能是他认为必须予以重点复习的内容，农村中学没有什么更多的图书资料，这些是他依据自己的藏书整理出来的。我还意识到，这可能是他在煤油灯下熬夜搞成的。乡间缺电，停电是经常的事。

刹那间，我觉得自己副交感神经兴奋，泪

占龙师评：

对党，对国家，  
对民族，对社会等等  
懂得感恩，就是一个  
优秀的，高尚的，纯粹  
的人。



腺收缩……

多年以后，我把这个开小灶的故事与当年的同学分享。不过，我很快后悔了，因为同学们的神情除了羡慕还有些“复杂”。只可惜，我这个人一向疏懒，没有保存历史资料的习惯。这份手迹如果能够保存下来，那是可以传世的。

江老师这个人是有点儿“神”。他连续几年能猜中高考的古文命题。

### 陆 絮语

自从江老师去世，一个多月了，我总不能使自己释怀。想起自己说过的还要写一些“与江老师的故事”的话，应该兑现诺言。

慢慢地回忆，锱铢积累地写。每写完一个故事，就发给当年的老师、同学，求得他们的指正。

魏老师是和我互动最多的，她给我很多鼓励，赞扬我“记忆精准”，还发了我一些照片。。

马占龙老师说：“美好的回忆，深切的怀念。”

吉福、建录兄都补充了一些细节。吉福兄还说：

当我们认识生活的时候，生活已经远去；当我们认识人生的时候，人生已经无多。

又说：

历史价值往往被现实忽视了，当现实成为历史的时候，“现实”也几乎同时遗失殆尽。

我在近期的下乡调研时，又一次到了挽淑老师的家乡——宁夏隆德县。心中的感慨无以言表。凑巧的是，在调研到同心县时，县政协办公室主任杨彦德送我一本书《同心变迁，1949——2019》，在第33页，发现一张老照片《预旺中学教职工合影》，又见到我的那些老师。衣着素朴，坚忍清苦的生活并不能掩饰他们沉着、自信的目光……

2020年6月25日，星期四，农历五月初五，端午节。放假。我坐在电脑旁，继续写江老师的二三事。我把师友的评价、偶遇的或自拍的相关照片作为历史资料收在本文中。

突然很难过：如果江老师健在，他会有什

么样的评论呢？

我走到书架旁，找到《曹刿论战》《黔之驴》默默地诵读了好几遍。

微信中不断地往来着端午节的节日问候。电脑中搜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《狂流》，好几个演唱的版本一直在循环播放：

北风在吹着清冷的街道

街灯在拉开长长的影子

走过的路想过的事

仿佛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越难以抛开

多少平淡日子以来的夜晚

你曾是我渴望拥有的企盼

太多分手的记忆

仿佛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越难以抛开

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

没有人能誓言相许永不分离

是我的错是你错过

哦

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

没有人能了解聚散之间的定义

太多遗憾太多伤感

留在心中

像一道狂流

是啊！“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，没有人能了解聚散之间的定义”。和江老师的故事，都发生在四十年前，已经遥远。老师的学生，现今大都已过花甲。四十年前，忍辱含垢的老师、饥寒交迫的学生，斯人斯境，奔放的生命，不畏严寒风霜，宛如高原上最顽强的“格桑梅朵”，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芳华，只有我们自己觉得刻骨铭心。